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六十

賜王及侯其部復舊縣制然右利江體清北湖南盛地方嘉新糧糧備軍至縣都計軍治獨

宋紀一百六十

起昭陽倫璽九月盡還園
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嘉定六年

金貞祐元年蒙古太祖八年

九月乙巳朔金主諭尙書省

事有規畫者悉依世宗所行行之

攷異宋史九月有甲辰而金史倫九月乙

已竊蓋南北置制不同今從金史書之

丁未金主臨奠前主於衛王邸

第有司奏舊禮當坐哭金主命撤坐伏哭盡哀敕有司以禮改葬

舍哩執中坐執中不辭而坐 辛亥金封皇子守禮爲
遂王守純爲濮王夔王永升薨金主親臨奠 壬子金
改元貞祐大赦丙辰右丞相圖克坦鑑進左丞相封廣
平郡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言崇節儉廣聽納明賞
罰三事 庚申金赫舍哩執中議廢故衛王爲庶人金
主曰朕徐思之旋詔百官議於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
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阿附執中議曰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大位以私已乎請廢爲庶人
戶部尙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請降爲王侯太
子少保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晉海西公故事侍御史

完顏寓等十人請降復王封執中固執前議金主不得已乃降封東海郡侯 金昭雪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當時被罪譴責者可俱放免還家 丙寅金主命六品以下官事有可言者言之無隱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 閏月戊辰朔詔御史臺攻課監司 金主拜日於仁政殿自是每月吉爲常 金主舊名珣泰

和中改賜名從嘉庚午復舊名詔前所更名二字自今
不須迴避 辛未金主追尊其后劉氏爲皇太后 甲

申金立皇子守忠爲皇太子從張行信請也 丙戌以

金主新立命四川謹邊備 己丑以湖北旱傷詔監司

守令賑恤 癸巳雷 甲午史彌遠等上二祖下七世

仙源類譜高宗寶訓皇帝玉牒會要帝命取孝宗敬天

圖寅左右備省覽 乙未大雷丙申下罪已詔 金以

珠赫呼果勒齊舊倫木虎高琪今改爲元帥右監軍金主諭之曰

聞軍中事皆中覆得無失機宜乎自今當卽行之朕但

責成功耳旋命自鎮州守禦中都 冬十月丁酉朔金

中都戒嚴 戊申遣真德秀賀金主卽位庚戌遣李真

使金賀正旦會金亂皆不至而還 蒙古選諸部精兵

五千騎使奇爾台舊倫台改哈台二將趣中都蒙古游

騎至高橋金宰執以聞金主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

已定矣既而讓宰執曰吾爲尙書令豈得不先與議而

遽奏耶宰執遂謝而已收異大金國志云蒙古兵至阜

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創甚不能出兩朝綱目

備要與國志同案執中爲西京留守已望風先遁此時

貴溫富極暮氣難振豈能力疾以收蒙古之兵後備要

所載係敵國傳聞之詞容有失實國志撤拾宋人之書

而戍殊不足提點近侍局慶善努舊倫慶山副使惟弼

信今從元史奴今改奉御惟康請除執中金主念援立功隱忍不許執中遣

果勒齊出戰輒敗執中欲斬之金主諭免執中乃益其
兵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矣辛亥果勒齊出戰自
夕至曉北風大伦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果勒
齊自度必爲執中所殺乃以乂軍入中都圍執中第執
中間難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絰墮而傷
股軍士就斬之攷異歸潛志云果勒齊夕入執中第被
甲胄露刃以前執中方濯足大駭走入
臥內軍士追殺之所載果勒齊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
與諸書小異今從金史赦之謂近侍局密達詔旨爲果勒齊解因以果勒齊爲
左副元帥執中之黨驅市人與乂軍鬪乂軍多死金主
使近侍局慰諭之乃止壬子出執中之黨於外 甲寅

金張行信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卽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執中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善延實古訥率眾赴援至於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執中國之大賊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宜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緣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元嘉故事亦足示懲戒乃下詔暴執中過惡削其官爵贈善延

實古訥官錄其後慶善努惟康惟弼皆遷賞近侍局自此用事 蒙古穆呼哩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穆呼哩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爲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癸亥金放宮女百三十人 十一月戊辰夏人寇金會州圖克坦綽爾出兵擊走之 金主欲與蒙古議和遣使報之庚午詔百官議於尙書省時握兵者皆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議張行信上言曰和之與戰本是二事奉使者自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

得以和事爲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有進戰
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旣來然猶破東京
略河東今我使方行將帥輒棄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
也事勢益艱芻糧益竭和之成否蓋未可知豈當閉門
自守以待敵哉宜及士馬尙壯擇猛將銳兵防衛轉輸
往來拒戰使之少沮則附近蕃積皆可入京師和議亦
不日可成矣金主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金以橫海節
度使承暉爲右丞以耿端義參知政事 癸未虛恒蠻
寇中鎮寨 蒙古兵攻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
二月丁酉朔金以圖克坦公弼爲右丞承暉進都元帥

兼平章政事果勒齊進平章政事仍兼左副元帥 壬

寅調瓊州丁鹽錢 夏取金涇州 蒙古主畱奇爾台

哈台屯金中都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

六都統并蒙古兵爲三道命其子卓沁舊倫木察罕台

舊倫察合台今改諤格德依舊倫窩闊台今改爲右軍循太行而南破

保遂中山邢洛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掠澤潞

平陽太原之間第哈薩爾舊倫哈撒兒今改及克特卜齊等爲

左軍遵海而東破濊薊及遼西諸郡蒙古主自將與子

圖墨舊倫拖雷今改爲中軍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

等郡三道兵還復屯大口以逼中都時諸路兵皆往山

州刺史和速嘉安禮獨城守或勸其去安禮曰我去城誰與保且爲人臣而避難不負國家之恩乎乃圍練繕完爲守禦計已而蒙古兵至攻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或指爲酒監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椿其胸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諡堅貞安禮大名路人也 是歲兩浙諸州大水賑之

嘉定七年

金貞祐二年蒙古太祖九年

春正月丁卯朔金以邊事未

息免朝賀

四川制置使安丙遣提舉阜郊博馬務何

九齡等率諸將及金人戰于秦州城下敗還河州都統

制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梟首境上而訟丙子朝

謂有異志 辛未蒙古兵攻金彰德府知府洪果玖珠

舊倫黃揭死之玖珠臨潢人也 丁丑參知政事章良

能卒 改異宋史全文繫於二月今從兩朝綱目備要宋史本紀 乙未蒙古兵入懷

州金沁南軍節度使宛平宋晟死之 是月金李英乘

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等四百九十人出中都城緣西

山進至佛巖寺令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

擇眾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屢與蒙古兵戰被創召

還 金知大興府事胥鼎以在京貧民闕食者眾宜立

法賑救上言京師官民有能贍給貧民者宜計所贍遷
官升秩以勸獎之遂定權宜贍恩例格 二月丁未青
羌卜籠十二骨來降卜籠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
仰擄掠爲生十二骨者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召安丙
爲同知樞密院事以成都路安撫使董居諒爲四川制
置使 庚辰金遣使來督二年歲幣 金參知政事耿
端義以中都圍久將帥皆不肖戰言於金主曰今日之
患東海敗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自都統至穆昆不
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 癸未金
主以糧運道絕下令括粟中都大擾張行信上書曰近

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胥鼎便宜計畫軍食因奏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鄂屯忠孝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令輸官酬以爵級銀鈔時有粟者或先具粟於鼎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已功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數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糴民糧止兩月又奪之敵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金主善其言命行信偕近臣審處仍諭忠孝曰極知卿盡心於公然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人便可也 戊子金以濮王守純爲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府事 蒙古主駐金

中都之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遣薩巴勒
謂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
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
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平章政事珠赫呼果勒齊謂
金主曰蒙古人馬疲病當決一戰都元帥完顏承暉曰
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
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
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左丞相圖克坦鑑亦
以和親爲便金主然之遣承暉詣蒙古請和王寅以東
海郡侯女爲岐國公主歸於蒙古主蒙古所稱公主皇

后也并以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賂之蒙古兵退中都解嚴仍遣承暉送出居庸 壬辰蒙古兵破金嵐州鎮西京節度使烏庫哩仲溫死之 夏四月乙未朔金以胥鼎爲右丞以蒙古和議成大赦命布薩安貞爲宣撫使安輯遺黎安貞揆之子也 金南京畱守布薩端等請幸南京金主將從之左丞相圖克坦鑑曰鑿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禦備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庚戌鑑卒鑑明敏方正學問淵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 金以張

行信爲山東轉運按察使將行求入見言曰參政鄂屯
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黨於赫舍哩執中罪狀顯著
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
如社稷何金主曰朕初卽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
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巴圖魯舊作把胡

魯今改

巴圖魯以金主意告忠孝忠孝覲然不恤憤之出

知濟南府 五月甲戌金霍王從彝卒 丁丑太白經

天 乙酉賜禮部進士袁甫以下五百四人及第出身

辛巳金遷東海侯鎬厲王家屬於鄭州 金主以國

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決意南遷太學生趙

昉等上章極論利害以大計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諭而遣之命平章政事都元帥承暉尙書左丞穆延盡忠奉太子守忠畱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以巴圖魯李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乂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乂軍怨之遂倫亂殺其主帥索琿舊倫素溫今改而推札達舊倫斫答今改其實勒舊倫北涉兒今改札拉爾舊倫札刺兒今改三人爲帥北還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札達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主遣舒穆魯

明安及繼格巴圖

舊倫三合拔都今改

援之入古北口徇景薊檀

順諸州諸將議欲屠之明安曰此輩當死今若生之則彼之未附者皆聞風而自至矣蒙古主從之明安等遂與札達合兵逼中都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爲不可殊赫呀果勒齊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晉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楊安兒賊黨日熾濰州李全等竝起剽掠全卽開禧中戚拱結以復漣水者也賊皆衣紅時目爲

紅襖賊全與仲兄福尤桀驁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
四子洋子潭等皆附之與安兒相應金宣撫使布薩安
貞至益都敗安兒於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
城降安兒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州印郊迎安
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詔
表符印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
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犯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
貞以沂州防禦使布薩瑠嘉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
顏恩楞討之六月甲午朔金以按察轉運使高汝礪
爲參知政事甲辰以旱命諸路監司守臣決滯訟王

子釋大理三衙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自史彌遠得政
廷臣俱務容默無敢慷慨盡言者權刑部侍郎劉燦奏
願詔大臣崇獎忠讜以侖士氣浹戒諛佞以肅具僚未
幾監進奏院陳宓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
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過事方
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
用非親既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愼默之士都司
樞掾無非親暱貪吏無不得志廉吏動招怨尤此朝廷
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稱提安邊所創立固執
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殿庸鄙之夫又尹京

兆宿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衙無汗馬之勞託
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
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諷之罪奏入彌遠不樂帝
爲罷中宮慶壽三衙獻遺宓俊卿之子也 秋七月甲
子朔以左諫議大夫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庚辰金
布薩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眾十萬來拒
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壬午賊棘七率眾
四萬陳於辛河安貞令瑠嘉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
殺獲甚眾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
以二十萬陳於城東瑠嘉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

大敗招之降不應安貞遣萊州縣卒曹全等詐降於汝
賢爲內應曹全與賊戍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
曹全縋城出潛告瑠嘉瑠嘉募勇敢士三十人從曹全
入城雲納之大軍畢登斬汝賢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潑
立皆降瑠嘉略定膠西諸縣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金
人來告遷庚寅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
略曰女直以蒙古侵凌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
蒙古之圖滅女直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
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
水以趨汴使蒙古遂能如劉聰石勒之據有中原則疆

域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亾亟圖自立之策不可乘敵之未亾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緡飾行人之玉帛女直尙存則用之女直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安危存亾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

延敵也帝納之議罷歲幣淮西轉運使喬行簡上書丞相曰蒙古漸興其勢已足以亾金金咎我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宜姑與幣使得拒蒙古議不決

攷興宋史本紀嘉定七年七月

以起居舍人真德秀奏罷金國歲幣然是年十一月八年正月即遣使是未嘗罷也蓋因德秀之言而議罷因喬行簡之言而改計耳今

是月夏左樞密使萬慶義

從四朝聞見錄酌書之

勇遣二僧齋蠟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制置使董居誼不報由是夏訊中絕金主至南京詔立元

妃都察

舊倫溫敦今改

氏爲皇后后本王氏中都人都察其賜

姓也姊有姿色爲金主所納封淑妃至是亦晉封元妃

攷興金史謂宣宗爲諸王時元妃生太子守忠貞祐元年立爲后其名氏不可攷又云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

寵衰尋爲尼案本紀貞祐二年立都察氏爲皇后其時
太子守忠尙在金主何故遽廢其母且太子旣薨復立
太孫及太孫復薨始立王氏之子守禮可見金主未嘗
移寵於王氏元二年間遽有廢立也金史傳疑之詞本
無實据
今從闕

八月庚子金太子守忠至自中都 癸卯金

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戊申以安丙爲觀文

殿學士知潭州 甲寅金完顏素蘭上書曰咎東海在

位信用讒諂疏斥忠良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

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闕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

垂象以儆懼之也東海不悟遂至滅亡誠能大明黜陟

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不思

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畱啓行之

期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陛下爲社稷計宮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眾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爲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恃乎且中都惟因糧乏故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一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乙丑史彌遠上高宗中興經武要略 冬十月丁酉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晦澤州高平人被執時謂其妻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遂并見殺 壬寅金穆延盡忠

進平章政事以富珠哩德裕爲參知政事旋命德裕行
尙書省於大名府令其貶損用度 丙辰蒙古取金成

州 金德州防禦使完顏綽諾伏誅 蒙古穆呼哩攻

遼東高州盧琮金樸等降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立

爲臨海王降於蒙古 十一月辛丑朔遣聶子述使金

賀正旦刑部侍郎劉煥等言其不可太學諸生上書請

斬喬行簡不報 丁卯金以布薩端爲左丞相 金蘭

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 十二月嗣秀王師

揆卒 金曲赦山東唯楊安兒耿格不赦乙卯格伏誅

攷異金史布薩安貞傳作金軍方攻賊於大沫堠知東

辛亥耿格伏誅今從本紀

平府事烏凌阿以聞赦卽引軍還賊眾乘之復出爲患
金主以陝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其後安兒與其
黨汲政等乘舟入海欲走鉅嶧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
兒墜水死

攻異薛氏通鑑以安兒之死爲貞祐三年事今從金史布薩安貞傳

蒙古兵

徇金懿州節度使高間山死之間山析木人爲政嚴酷
乃能以死事著 青羌旣降守臣袁栲知蓄卜勢孤遣
人諭降蓄卜疑不敢出復遣漢人入蓄爲質蓄卜從三
百人至州栲坐受其降厚犒之蓄卜畱州城十日將渡
河送還漢質自蓄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 金
遣使招耶律瑠格降許以重祿瑠格不從金主怒復遣

宣撫萬努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瑠格迎戰於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努收散卒奔東京安東同知阿林懼遣使求附于是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號爲中京金左副元帥伊喇都以兵十萬攻瑠格瑠格拒戰敗之

嘉定八年

金貞祐三年蒙古太祖十年

春正月乙丑金命山東安撫

使布薩安貞等討紅襖賊劉二祖

辛未以師禹爲嗣

秀王師禹師揆弟也

丁亥金北京宣差提控完顏實

呼

舊倫習烈今改

殺宣撫使兼畱守鄂屯襄

舊倫與屯襄今改

推烏庫

嘿音達璉

舊倫烏古論寅答虎今改

改異元史倫寅

答虎爲名文有顛倒耳蘇天爵名臣爲帥實呼爲宣撫事略倫烏古論寅答虎是矣今改正

使所殺 丁丑金右副元帥富察齊錦以通州降於蒙

古舒穆魯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於中都南

建春宮 乙酉金太子守忠卒諡莊獻 夏人攻金環

州二月辛卯刺史烏庫哩延壽等擊卻之 丙午知樞

密院事雷孝友罷 金尚書省以南遷後吏部秋冬置

選南京春夏置選中都赴調者不便請併選於南京從

之 丁未金布薩安貞遣提控赫舍哩約赫德舊倫紇石烈牙

吾塔今改破巨蒙等四壩及破馬耳山殺紅襖賊四千餘遂

會宿州兵同攻大沫壩賊千餘逆戰騎兵擊之盡殪提

控穆延舊倫沒烈今改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

進殺賊五千餘劉二祖被創擒斬之楊安兒餘黨李思
溫等保大小嶧角子山金兵擊破之安兒妹妙真號四
娘子勇悍善騎射賊黨劉福等奉之稱爲姑姑眾尙數
萬掠倉磨旗山李全率眾附之妙真與之通遂以爲夫
蒙古穆呼哩遣部將史天祥等進攻北京烏庫哩音
達琿舉城降穆呼哩怒其降緩欲坑其眾舒穆魯額森
諫曰北京爲遼西重鎮當撫之以慰人望柰何坑之穆
呼哩乃止以音達琿權北京留守烏頁爾舊倫吾也權
兵馬都元帥致異音達琿降蒙古陳經續編繫於嘉定七年王氏薛氏從之今据元史太祖紀夏
正金興中府元帥石天應降於蒙古蒙古以爲興中

府尹 三月辛巳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何致坐
妄造事端熒惑眾聽配廣西牢城 癸未安定郡王伯
祝卒 己丑金禁州縣置刃于杖以決罪人一金中都
久被圍右丞相都元帥承暉以右丞穆延盡忠久在軍
旅委以腹心而已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及富察齊
錦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庫哩慶
壽將兵三萬九千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富珠
哩舊倫字木魯今改德裕調遣繼發以救中都承暉遣間使奉
書奏曰齊錦既降城中莫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
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

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馭眾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

攷異歸潛志李英援燕都至涿州遇北兵戰死据金史英死于霸州非涿州也歸潛志係

傳聞之誤

慶壽軍聞之亦潰歸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

夏四月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金用山東西路宣撫副使完顏弼言招大沫堠渠賊孫邦佐張汝機以五品職下詔前洗其罪汝機尋謀復叛爲弼所殺金平章珠赫呼果勒齊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諸將又皆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先是完

顏素蘭自中都計議軍事迴上書求見乞屏左右金主
召至近侍局給紙劄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金主出御
便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仲在焉素蘭
言臣聞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何如耳用得
其人雖衰亂尙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
紇軍之變中都帥府自足剿滅朝廷措置乖方遂不可
制臣自外風聞皆平章果勒齊之意金主曰何以知之
素蘭因陳其交結狀金主領之素蘭又曰果勒齊本無
勳勞亦無公望向以畏死故擅誅赫舍哩執中蓋出無
聊耳一旦得志妬賢能樹姦黨竊弄國權自佗威福去

年都下書生樊知一者詣果勒齊言乂軍不可信恐終
作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
東海時執中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臺臣烏
庫哩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果
勒齊之姦過於執中遠矣臺諫當言責迫於兇威噤不
敢言然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以刺刃
陛下何憚而不去之耶金主曰此大事汝敢及之甚善
素蘭請召還承暉金主曰都下事殷丞相恐不可輟朕
徐思之素蘭出金主復戒曰今日與朕對者止汝二人
慎無泄也尋令素蘭再任監察御史 蒙古舒穆魯明

安攻金之萬寧宮克之取富昌豐安二關拔固安中都
危在旦夕承暉與穆延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
從承暉怒卽起還第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
何乃辭家廟召左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
有一死以報國家五月庚申承暉佗遺表付尙書省令
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果勒齊姦狀且謝不
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
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
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
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遠

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
哭聲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
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給之曰
我當先出爲諸妃啓途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
復反顧蒙古兵入城戶部尙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
皆及於難宮室爲亂兵所焚及明安至官屬父老出迎
明安曰負固不服以至此極非汝等罪守者之責也悉
令安業時蒙古主避暑桓州聞中都破遣使勞明安等
悉輦其府庫之寶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
淪沒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

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承暉尙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旋亦至金主釋其罪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 蒙古以舒穆魯明安爲太傅封邵國公兼管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明安旋以疾卒 蒙古主訪求遼

舊族得金左右司員外郎耶律楚材召謂之曰遼金世

雖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贄事之旣爲之臣敢

讎君耶蒙古主異其言處之左右楚材身長八尺美顏

宏聲都木達王托雲舊倫東丹王突欲今改八世孫尙書右丞履

卽伊喇履舊倫移喇履之子也 辛未金立皇孫鏗爲皇太孫

癸酉金進士葛城劉炳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

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衄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材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陳陳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益無固志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逡巡退避莫之敢前臣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今艱危之後易於爲惠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僂者一切停罷三曰廣收人才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

適長塗者必蓄騏驥河南陝西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
用之陰係天下之心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今眾庶已
敝官吏貪暴昏亂與姦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
之求遠近囂囂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
者不可任此職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
效命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
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耶六曰務農力本
以廣蓄積此當今之要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
海內虛耗紆生民之急無大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
軍費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金

主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以補御史臺令史 秋七月戊
午朔蒙古取金濟源縣 辛酉以鄭昭先參知政事禮
部尙書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成忠郎李珙投匭爲
楊巨源訟冤壬戌詔四川立巨源廟名曰襄忠贈官錄
其後 庚辰詔皇弟摺剌名思正皇姪均剌名思貴和
金主聞河北譏察官要求民財始聽渡河者民避兵至
或餓死自溺命御史臺體訪之 丙子金尙書省奏給
皇太孫歲賜錢金主不從曰襁褓兒安所用之 金改
交鈔名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
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

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爲無益之物富家內困藏鎗之阻
外敝交鈔屢更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
易於江淮錢多入宋至是改名而弊如故 金工部下
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仗器物局副使珠赫呼筠
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倉盡遠棄廟社
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柰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
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金主不懌
旋出筠壽爲橋西提控 紅羅山寨主杜秀降于蒙古
以秀爲錦州節度使 蒙古主駐軍魚兒渚遣織格巴
圖舊倫三哥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

下乃由雷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礮輒以鐵鎗相鎖連接
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于山東蒙古兵
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
陝州適河冰合遂渡而北金人轉守關輔時蒙古兵所
向皆下金人遣使求和蒙古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

撒沒喝
今改

辟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

舊
倫

舍之薩木哈恥于無功不從遣伊實里謂金主曰若欲
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
汝爲河南王議遂不成 八月戊子朔金以陝西統軍

使完顏哈達

舊倫合
打今改

簽樞密院事

己丑賜張栻諡曰

宣 庚子金主慮平陽城大兵食不足議棄之宰執不
可乃以太常卿侯摯爲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於河北東
西兩路 蒙古以史天倪南伐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
符遂取金平州經略使奇珠降 蒙古穆呼哩遣史進
道等攻廣寧府降之 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
川制置使董居諡卻之 九月乙亥申嚴兩浙圍田之
禁 金穆延盡忠與果勒齊不相能而果勒齊恃近侍
局爲內援盡忠患之乘閒言于金主請以完顏素蘭爲
近侍局金主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
它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

令預政固宜慎選金主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卽爲預政矣金主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參知政事烏庫哩德升曰固當慎選其人金主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富察齊錦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富鮮萬努委以遼東迺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覆之皆不實金主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閒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

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許此豈爲臣之義哉未
幾或告盡忠謀逆下獄誅之德升旋出爲集義軍節度
使盡忠之棄中都也金主釋不誅至是乃以論近侍局
獲罪以後近侍局益橫中外蔽隔以至於亾紅襖賊
周元兒陷金溪祁二州東鹿安平無極等縣真定帥府
以計破之斬元兒及其黨五百餘人自楊安兒劉二祖
敗後河北殘破于戈相尋紅襖賊餘黨往往復相團聚
金軍雖時有斬獲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國用安時青
之徒焉是秋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冬
十月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眞德秀朝辭言曰金自南遷

其勢日蹙蒙古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游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臣謹案圖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于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鑑臣觀蒙古之在今日無異晉日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我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詞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

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反覆極言帝不能用金以衍聖公孔元搢爲太常博士或言宜聖墳廟在曲阜宜遣之奉祀金主以元搢聖人之後山東寇盜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反絕之也故有是命夏人攻金保安延安陷臨洮金宣撫使富鮮萬努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改元天泰十一月丙辰朔封伯澤爲安定

郡王 夏人攻金綏德及熟羊寨皆爲守將所敗 蒙

古兵徇金彰德府知府圖們色埒舊名陀滿死之 蒙

古史天祥攻金興州擒節度使趙守玉 耶律瑠格破

東京克特格娶萬努之妻李僊娥瑠格不直之有隙旣

而耶斯布等勸瑠格稱帝瑠格曰向者吾與案陳那行

盟願附大蒙古國削平疆守倘食其言而自爲東帝是

逆天也欲請愈力瑠格稱疾不出潛與其子薛闡奉金

幣九十車入覲于蒙古主曰漢人先納款者先引

見太傅阿哈曰劉伯林納款最先帝曰伯林雖先然迫

于重圍而來未若瑠格仗義效順也其先瑠格旣見蒙

壬午朔日有食之

攷異宋史不傳
今據金史書之

辛卯金復漢州

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威儀監寺之令

夏人入金安

寨堡元帥左監軍烏庫哩慶壽遣軍敗之

丙子蒙古

攻金延安

己卯夏人入金結耶背川守將擊走之

九月辛巳朔蒙古攻金坊州金主命御史大夫永錫領

兵赴陝西便宜從事

壬辰蒙古攻金代州經略使鄂

屯紿和尚死之蒙古繼格巴圖魯率師由西夏趨關下

冬十月越潼關金安西軍節度使尼龐古富勒呼戰歿

癸亥西川地震甲子又震

金復東海侯爲衛王諡

曰紹徙其家屬及鎬鴈王家屬于南京

蒙古兵次嵩

汝聞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澗深入重地近抵西
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扣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
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
百不及一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潼關與伊爾必斯爲犄
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付精兵隨宦伺察
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尙書省
平章珠赫呼果勒齊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
知也遂止果勒齊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
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 金河南行省胥

鼎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喇阿嚕岱以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圖克坦伯嘉以軍五千由偃道濟河趣關陝自將平陽精兵援南京金主命樞密院督軍應之 金行樞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哈達以徵兵失律坐誅 富鮮萬努降于蒙古而以其子迪格入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 十一月乙酉金元帥右都監完顏薩布奏大敗夏人于定西 蒙古兵次于澠池金右副元帥富察伊爾必斯舊作蒲察阿軍潰而遁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州五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集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

敗去金人復潼關

金河南路統軍使赫舍哩薩哈

舊

乾石烈壩
合今改

以發兵後期坐誅

蒙古穆呼哩以張致兵

精且依險爲阻欲設奇取之乃遣烏頁爾等別攻潛石
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潛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
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布哈別屯永德
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潛石被圍果以兵往救蒙古布
哈遣騎扼其歸且馳報穆呼哩使夜半引軍疾馳比曙
抵神水與致遇布哈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
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
蓋縛致出降穆呼哩殺之 十二月癸亥蒙古攻金平

陽 丙寅蒙古攻金大名府 壬申蒙古兵進自代州
神山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金宣撫使烏
庫哩禮遣人閒道齎檄書至南京告急詔發潞州元帥
府平陽河中絳孟宣撫司兵援之 乙亥金珠赫呀果
勅齊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滋
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安此乎 是歲奇努金山青
狗統古與等推耶斯布僭帝號于澄州國號遼改元天
威以遼王瑠格兄通喇爲平章置百官方閱月其元帥
青狗叛歸于金耶斯布爲其下所殺推其丞相奇努監
國與其行元帥錫爾分兵民爲左右翼屯開保州關金

蓋州守將重嘉努引兵攻敗之瑒格引蒙古軍數千遁至得兄通喇井妻姚里氏戶二千錫爾引敗軍東走瑒格追擊之還度遼河招撫懿州廣寧徙居臨潢府奇努走高麗爲金山所殺金山又自稱國王改元天德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赫舍殺之亦自立

嘉定十年

金興定元年蒙古太祖十二年

春正月癸未賀正旦使陳伯

震自金辭還金主謂宰臣曰聞恩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爲亂耳宋人何故攻我珠赫呀果勒齊請伐之以廣疆土金主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 癸巳雨土 乙巳蒙古攻金觀州 魏

了翁以狀言聞諡者行之迹咎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
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于是嘗位
大官者雖惡猶特予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
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
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翦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
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
諡而諡文簡汪伯彥而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皆名浮
于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
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訶也至于倡明正學于千有餘
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

及一時淑艾高第其有功于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前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敦頤冒陳易名之請已荷俞允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司已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也望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也 金主命選兵三萬五千付圖們呼圖克們統之西伐尚書左丞胥鼎馳奏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

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備禦南還西征未可議也遂止 二月戊申朔金初用貞祐通寶凡一貫當貞祐寶券十貫 癸丑金罷招賢所 乙卯金皇孫生 庚申地震 壬戌金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其仍舊給之 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其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爲所梗乃集鈕祜祿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爲犄角以圖之武仙率兵斬石海

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儋擬物遂以武仙權知眞定府事 金起復張行信權參知政事時珠赫呼果勒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動遭窘辱惟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旋眞拜參知政事金果勒齊力勸金主侵宋金主惑之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淮南招撫使遂有侵宋之謀至是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帥師南侵遂渡淮夏四月丁未朔攻光州中渡鎮執權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

方李珣董居諒俱便立行事以禦之 金濟南泰安滕
竟等州賊并起皆剽二祖餘黨侯摯遣完顏霆率兵討
之霆自清河出徐州破斬霍儀招降僞元帥石珪夏全
餘眾皆潰 金人侵襄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
戰未定盍亂人意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
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
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圍
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
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
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東陽圍急宗

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五月甲申賜禮部進士吳潛以下五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 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六月戊午詔曰朕厲精更化一意息民寧不知機會可乘讎恥未復念甫申於盟誓實重起於兵端豈謂敵人遽忘大德皇華之轡朝遣赤白之囊夕聞叛卒鴟張率佗如林之猷饑毗烏合驅爲取麥之師除戎當戒於不虞縱敵必貽於後患一朝背好誰實爲之六月飭戎予非得已諒淡明曲直順逆之理其孰無激昂

奮發之思師出無名彼既自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立
急赴於事機若能立非常之功則亦有不次之賞 乙
丑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布薩端薨 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

誘致米商斗米輒售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
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渡淮
之禁由是來莫可遏初楊安兒有愆歸朝定遠民季先
大俠劉佑之廝養也嘗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處以軍
職安兒死先至山陽黃緣鐸得見純之言山東豪傑願
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爲武鋒副將
與高忠咬各集忠義民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
純之見蒙古方困金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
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言招納密
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于是東

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羨心
焉 八月壬子金削御史大夫永錫官爵有司論失律
當斬金主以近族特貰其死 丙寅金左司諫布薩毅
夫請更開封府號賜美名以尉氏縣爲刺郡睢州爲防
禦與鄭延二州左右前後輔京師金主曰山陵在中都
朕豈樂久居此乎乃止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
拜太師封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鴻吉哩等十
軍及蕃漢諸軍並隸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
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
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穆

呼哩怒將屠其城州人趙璠從穆呼哩爲署百戶泣曰
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穆呼哩義而許
之 九月壬午金改元興定大赦 辛卯蒙古兵徇金

隰州及汾西縣癸巳攻沁州 先是金遼東行省於春

初擊敗契丹夏末遣人來獻捷至是行省完顏伊爾必

斯

舊倫阿里不孫今改

爲叛人伯德呼圖所殺 丁酉蒙古兵薄

金太原城攻交城清源 冬十月乙巳朔以久雨釋大

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 甲寅金命高

汝礪張行簡修章宗實錄 乙卯蒙古兵徇金中山府

及新樂縣旋下磁州 壬戌金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

上疏諫南伐曰晉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敕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冑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陰遣侂冑族人賁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邱密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蒙古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謂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僭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卒無得須還以就糧彼

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還不能則休兵之期邇
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
弊可爲寒心宜速與通和則蒙古聞之亦將斂迹以吾
無掣肘故也金主以問宰臣高汝礪曰宋人多詐無實
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旣不撤則議和與
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詞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
不遜或舉大定中和議爲言夫彼若請和於理爲順豈
當先發此議以示弱耶張行信曰宋人幸吾釁隙數肆
侵掠我大國不責以詞而責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
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大定遣使正國

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家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
休息之如民力何金主命古草議和牒文旣成以示果
勒齊果勒齊以爲詞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議遂寢
辛未蒙古取金鄒平長山及淄川 十一月丙戌太白
晝見金遣翰林侍講學士楊雲翼縈之蒙古取金濱棣
博三州己丑下淄州庚寅下沂州 戊戌太白經天蒙
古兵攻金太原府 十二月甲辰朔蒙古攻金潞州都
統馬甫死之 戊申以軍興募人納粟補官 庚戌蒙
古取金蓋都府辛酉取密州節度使完顏窩死之 辛
亥金胥鼎奉詔發兵由秦鞏鳳翔三路南伐仍上書諫

曰自大安之後天下騷然者累年民間差役重繁浸以
疲乏乃日勤師旅遠近動搖未獲一敵而自害者歿其
不可一也西北二兵如乘隙併至雖有潼關黃河之險
殆不足恃三而受敵恐貽後悔其不可二也車駕幸汴
盍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爲防聞王師出唐鄧必
所在清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其不可三也宋我
世讎比年非無恢復雪恥之志特畏吾威力未敢輕舉
今我軍皆烏合之眾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其不
可四也沿邊人戶賦役煩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居河
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爲

招募使爲鄉導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未易圖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其不可六也金主以問宰臣以爲諸軍已進不從其議

考異歸潛志朝廷將伐宋取蜀召鼎議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據金史鼎雖上言止伐宋然金主方任以兵事不因此致仕也今從金史

癸酉金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

四川戊辰迫湫池堡己巳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庚午迫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是歲金延州刺史溫薩克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

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濫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
由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舊道也皆有故隄補其缺罅
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
得其半還足以爲備禦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圖議者
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濫而出遂寢

嘉定十一年

金興定二年蒙古太祖十三年

春正月壬午李全率眾來

歸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

戊子金人圍阜郊堡

丁

酉金人侵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遁官軍大潰

是月

蒙古圍夏興州夏國主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

金主諭胥鼎曰大斡關可保則保不可保則焚毀而

還二月甲辰金人焚大猷關退去 丙午金人破阜郊
堡死者五萬人先是安丙約夏人會師攻秦鞏夏人不
至遂有此敗 丁未金人破湫池堡 戊申金人圍隨
州棗陽軍孟宗政初視事愛僕犯令立斬之軍民股栗
于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薩布擁步騎
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
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列兵濠外
以絢鈴吠犬自警宗政募壯士乘閒突擊金人不能支
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辛亥金參知政

事張行信出爲彰化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使金主
諭之曰初朕以朝臣多稱卿才乃令參決機務而廷議
之際多不據正安爲異同甚非爲相之道復聞邇來殊
不以幹當爲意豈欲求微地耶今授此職卿宜悉之行

信數與果勒齊辨近侍局譖之故外貶

考異張行信出鎮涇州金史本

傳作有以飛語聞者歸潛志作爲內侍所譖蓋果勒齊固結內侍者也今從歸潛志

丙寅金主

諭尚書省曰聞中都納粟官多爲吏部繳駁殊不知方
闕乏時利害爲何如又立功戰陳人必責保官若輩皆
義軍白丁豈識朝官苟文牒可信卽當與之至若在都
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許恩授以官此豈容僞而聞

亦爲所沮格今後勿復爾 三月丁丑金人焚湫池堡而去 戊子金以御史中丞巴圖魯爲參知政事 利州統制王逸等帥師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阜郊堡追斬金副統軍完顏贊進攻秦州至赤谷口逸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癸巳金包長壽率長安鳳翔之眾復攻阜郊遂趨西和州是日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等之兵敗于泗州 丙申劉昌祖焚西和州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遂爲金人所有 夏四月甲辰劉昌祖焚成州遁守臣羅仲甲棄城去是日金人去西和州 乙巳金曲赦遼東等路以

戶部尚書瓜勒佳必喇爲翰林學士承旨權參知政事
行省于遼東 戊申階州守臣侯頤棄城去是日金人
去成州 壬子金遣侍御史完顏素蘭等赴遼東察訪
富鮮葛努事體癸丑素蘭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從之
戊午金人復侵大徵關守臣王立遁己未金人侵黃
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追之癸亥政至大徵關斬立以
徇金人連破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
可勝計事聞政進三官劉昌祖安置韶州楊克家等各
責遠州居住 金伊爾必斯自潼關之敗失其所枉變
姓名匿居柘城爲御史覺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

子上書詣吏待罪臺臣請誅之以懲不忠金主卒赦其
罪諭以自效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 金苗道
潤素與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有隙道潤從數騎行瑀伏
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遂卒瑀不自安遣使告道潤將
張柔曰吾得除道潤者以君不助兵故也柔怒叱使者
曰瑀殺吾帥吾食瑀肉且未足快意反以此言相戲耶
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眾皆羅拜推柔爲長
柔會兵趨中山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於狼
牙嶺柔馬跌被執見主帥明安柔不跪左右強之柔叱
曰彼帥我亦帥也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

而釋之潰卒稍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
乃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蒙古徇金錦州元帥
劉仲亨死之 六月甲辰金樞密院以賈瑀等殺苗道
潤請治其罪金主曰道潤之欲亟收集之瑀等是非未
明姑置勿問 金石州賊馮天羽據臨泉縣爲亂刺史
赫舍哩公順遣將王九思攻破之金主命國史院編修
官馬季良特詣敕金幣往招其黨安國用降就署國用
同知孟州防禦使 辛酉湖州水賑之 秋七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 考異宋史不書今從金史宣宗紀 辛未夏人攻龜谷金
提控瓜勒佳瑞擊走之已而夏人復至瑞仍擊破之

癸酉奪知天水軍黃炎孫三官辰州居住 己卯金以

旱命禮部尚書楊雲翼分理冤獄癸未大雨 乙酉修

孝宗寶訓 八月蒙古穆呼哩率步騎數萬自太和嶺

徇河東取金代隰二州九月乙亥破太原府元帥烏庫

哩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其處三卻三

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自縊而死其姊

及妻皆自殺蒙古兵徇金汾州節度使完顏恩徹亨

今改 死之 是月李全破金密州及壽光縣 冬十

月蒙古徇金絳潞王子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行省參

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癸丑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

圖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

遂自殺 是月李全破鄒平臨朐安邱等縣金提控王

顯死焉 十一月壬申金人攻安豐黃口灘 陝西人

張羽來歸 蒙古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哈塔布拉

圖舊倫稱合蒲刺都令改參議官王良臣死之 十二月金主欲

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

流不納金主怒以布薩安貞為左副元帥輔太子守緒

會師南侵 金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御史中丞完顏

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

主之入井平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人臣

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
謀臣竊謂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果勒齊高
汝礪聞之怒甚旋出伯嘉行省河中 是歲契丹陸格
據高麗江東城蒙古遣哈珍札拉率師平之高麗王暉
遂降歲貢方物 遼王瑤格引蒙古契丹軍及東夏國
元帥呼圖兵十萬圍赫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赫舍
自經死徙其民於西樓

嘉定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

春正月戊辰朔召四川制

置使董居誼赴行在居誼贖貨所至輒敗故以聶子述
代之 戊子金人攻成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還守仙

人原 辛卯金人復侵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
殲其眾 壬辰金主以蒙古已破太原河北事勢非復
咎比詔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翰林學士承旨圖
克坦鐫等以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
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敵人不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
旣殘破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
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溫屯呼
哈勒等曰河北諸郡宜令諸郡選才幹眾所推服能糾
民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
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撫循教戰漸圖恢復

宣徽使依喇光祖等曰太原雖暫失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卽以長佐授之必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廷臣多同光祖議已而河中行省完顏伯嘉亦上書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可爲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甲午金人破鳳州夷其城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 金主謂宰臣曰頃近侍還自陝西謂拜牲舊俗自教今改已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朕意殊不然假使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爲宋人渝盟初豈貪其土地耶朕

重惱生靈惟和議早成爲佳耳 二月庚子太白晝見
金主與太子謀南征帥不得其人歎曰天下之廣緩
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 癸卯金人乘勝破武休關
都統李貴遁還 丙午金主謂宰臣曰江淮之人號稱
選愼然官軍攻蔓菁峒其眾困甚招之使降無一肯從
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週北兵往往出降此何理也 丁
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事趙希皆棄城走 庚戌以曾
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吏部尚書任希夷
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遂破洋州壬子
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

大破之殲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圖魯安乃遁去 金

完顏額爾克

舊倫驕可今改

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

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分道出攻唐鄧二

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爲殿 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

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焞許之 三月己巳以鄭

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癸酉金人復入

洋州焚其城而去 丁亥太白晝見 金完顏伯嘉自

河中召還仍爲御史中丞言於金主曰河中晉安被山

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

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

北皆不足恃矣甲午金主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官
令民推其所愛爲長佐行省量與職任及運解鹽入陝
西以濟調度命胥鼎兼領其事 金人自盱眙退師

閏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佯亂以紅巾爲號

庚子金皇子守純進封英王 是春金左副元帥布薩

安貞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珪命池

州都統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

安貞遂分兵自光州侵麻城自濠州侵石碛自盱眙侵

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

游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

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爲金所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約赫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涉天台人也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致所得金牌給涉云殺駙馬阿哈所獲涉遂請授全廣州觀察使所云駙馬阿哈指安貞也

安貞小時字阿哈時安貞

方在軍中而全敢於虛誑如此安貞旋自軍前入見金

主於仁安殿 夏四月金以知臨洮府事特嘉喀齊喀
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於鞏州 癸未金陝西地
大震 癸巳參知政事曾從龍罷 張福莫簡等入
利州詣子述保劔門檄醴泉觀使安癸仲兼節制軍馬
討賊癸仲召都統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
楊九鼎掠闔果二州四川大震趙方魏了翁移書宰執
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卽平蜀未可定遂以丙爲四川宣
撫使董居誼落職奪三官時李壁李重竝鎮潼遂亦皆
以國事勉丙 金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請權油歲可入
鉅數萬果勒齊以用度方急勸金主行之高汝礪曰油

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而不
論亦厭苛細而重煩擾也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
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
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且其害有不勝言者金主重違果
勒齊意令百官集議禮部尚書楊雲翼翰林侍讀學士
趙秉文等皆以爲不可金主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
是又生一事也其罷之 五月乙亥太學生何處恬等
伏闕上書以工部尚書胡桀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
下 金築南京裏城以珠赫呼果勒齊固請也金主慮
擾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于

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
贖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賞金主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
就如何果勒齊曰終當告成但其濠未及浚耳金主曰
無濠可乎果勒齊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
效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果勒齊無
以對及城成果勒齊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一蒙古使張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賈瑄據
孔山臺柔攻之不下臺無水汲山下柔斷其汲道瑄窮
乃降柔剖其心以祭苗道澗引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
鎮定漢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柔

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
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
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噪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
之尸橫數十里柔乘勝攻定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
帥皆降於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
於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戰葛鐵鎗大敗
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鼓城
淡澤寧晉諸縣由是淡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
風悉來降附 六月甲子朔金以河南統軍使實嘉紐
勒歡舊倫石盡女
智歡今改爲元帥右都監行平涼元帥府事以

御史中丞完顏伯嘉行樞密院於許州 張福擁眾薄

遂寧權府事程迥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
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於普州之茗山安丙自果
州如遂寧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以困之庚午張威引
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於丙 辛巳西川地震太
白晝見 丁亥嗣濮王不嫫卒 戊子金人復太原府

辛卯太白經天 癸巳丁煇復以書約夏人伐金

西域殺蒙古使者蒙古主親征取譌答喇城擒其酋哈
只爾只蘭圖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張威又捕賊眾
千餘人誅之莫簡自殺紅巾賊悉平再貶董居誼永州

居住 金完顏額爾克擁步騎傅琰陽城孟宗政囊轄
盛沙以覆樓棚列甕潄水以防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
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
又募鉅鑛石工晝夜埒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
宗政先毀樓掘浹坑防地道搦戰棚防城損穿甓才透
卽施毒煙烈火鼓鞦以薰之金人窒以溼氊析路以剗
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置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
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
丈翼傅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具而前又
溼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

城城中以長戈搏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來擊金兵墜
死燎焰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陳金人連不得志會
扈再興許國兩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屯
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竭乃召國再興還
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襄河又敗
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
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眾三萬金人大潰額爾克單騎
遁追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陽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
勸屋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

振境外 李全引兵至齊州金守臣王贊以城降 八

月丙寅金補闕許古等削官解職金自南渡後古與陳規竝以諫官著聲而規尤見重金主嘗令文繡署作大紅半身繡衣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復問規知否荅以不使知金主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凡宮中舉事必曰恐陳規有言金主雖重其言然不能用 戊辰復合利州東西路爲一 壬申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丁丑又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 九月丙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歇而石珪以計殺沈

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季先
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
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眾丙亦不從而
以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
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
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
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
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涉受命卽遣傅翼諭
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
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

五砮又用陝西義勇法湮於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
湮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
費什三四至是分江淮制置爲沿江淮東西三司命涉
主管淮東 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
克盭都不守而去盭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
以功爲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失眾心林逐琢遂據
盭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來歸以自固會李全自齊
州還薄兵青州城下遣人說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
未決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納之相見甚歡置酒結
爲兄弟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

郡版籍來歸表詞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
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是
秋蒙古穆呼哩取金岢嵐吉陽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
屠之 冬十月乙丑金用蒙古綱言招集義軍各置都
統副統等官 壬辰金命有司葺閒舍給薪米以濟貧
民期明年二月罷 十一月癸巳朔金以樞密副使布
薩安貞同簽院事額爾克行院事於河北 辛亥進封
楊次山爲會稽郡王 戊午蒙古兵破晉安府金行元
帥府事鈕祜祿貞死之 十二月乙亥築興元府城
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

以制之己升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

攻異宋史倫二道今從兩朝綱目備要

伐之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遺

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大雨雪淮冰合李

全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
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人夜半渡淮潛向泗之
東城將踏濠冰傳城下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全
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特以火燭之全知有備乃
引兵還 金右丞相珠赫呼果勒齊專固權寵擅作威
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果勒齊主機務汝礪掌
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

已諷頡者于金主前陽稱其才使幹當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爲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於不問凡精兵皆集河南以苟且歲月至是使奴薩布殺其妻因歸罪於薩布而殺之以減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下果勒齊於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紇軍於平州果勒齊難之及發中都金主命穆延盡忠厚撫紇軍而盡忠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札達之難而中都已亾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果勒齊搏多也

搏多卽盡忠小字

是歲復京東

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

雅州蠻入廬山縣焚礪門寨

而去

嘉定十三年

金興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

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

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

督諸將拒卻之

攷異金史倫庚戌開鄧州蓋據奏聞之日今從宋史

蒙古破金

好義堡霍州刺史伊喇阿里哈等死之己酉以不凌

爲嗣漢王戊午夏人復以書至四川議夾攻金人

是月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金宰臣因伊喇光祖之

議請分置公府金主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宋

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軍守土雖三

公亦何惜焉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

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金主意乃決二月

攷異

薛氏通鑑以金封九公事繫於四月今從金史苗道潤傳改正

以河北山東地封滄州

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
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蓆縣隸之河閒招撫使伊喇重
嘉努爲河閒公以獻齋安溪州河閒肅寧安平武強饒
陽六家莊郎山樂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恆山公以
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樂城南宮縣隸之
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
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
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淡州君民川

季鹿三保河北江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
安寨隸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爲晉陽公以
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以平
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
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爲東莒公以益
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
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事除已畫定所
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三月辛
丑金議遷睢州治書侍御史富勒呼舊倫蒲盧虎今改奉詔相
視京東城池還言勿遷便從之 辛亥金平章政事高

汝礪進尚書右丞相陝西行省胥鼎罷 壬子金紅襖
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 夏四月庚申朔詔淮東制置
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 戊辰金祔於太廟 金人
復大名府以參知政事巴圖魯權尚書右丞左都監承
立權參知政事同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 丙戌史
彌遠等進玉牒 五月癸巳金紅襖賊寇樂陵王福擊
敗之 丙辰蒙古兵徇金覓州泰定軍節度使完顏畏
克死之 六月癸酉賜禮部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
五人及第出身時史彌遠柘國久鄧若水對策論其姦
宜罷之攷官置之末甲策語播行都士爭誦之彌遠怒

諭府尹使逆旅主人譏其出入將寘之罪久之乃已
丁丑蒙古取金大名府又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漣水忠義副都統
季先威望出已上陰結賈涉吏莫覲使譖先欲反涉信
之壬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殺之于道而遣統制陳選
總其眾于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淡張
山張友拒選不納迎石珪于盱眙奉爲統帥珪道楚城
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爲六請于
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淵等陽從命
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爲漣水忠義軍統轄

追諡周敦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 秋七月戊

戌以東路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
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 丙午以任希夷參知政事

金使烏庫哩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爲兄蒙古主
不允 八月癸亥皇太子詢卒諡景獻 金長清令嚴

實爲主將所疑挈家壁于青崖堦依益都張林以避之
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內附拱奉實款
至楚州賈涉以聞實分兵四路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
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
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

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
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
合張林軍數萬襲東平金行省蒙古綱率師固守全索
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砮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
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騎赴之殺數人奪其
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鄂博台舊作幹不盛
苔今改
兵以出有繡旗女將馳馬突鬪全幾不免諸將赴援
拔全出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
百人懷憤乃使拱將之先行而自以餘眾道滄州假鹽
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燦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甲申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取金會州金陝西行省與議和蒙古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恆山公武仙遣葛鐵鎗攻臺州蒙古布哈與之遇葛鐵鎗戰敗仙舉城降史天倪說穆呼哩曰今中原以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它軍所爲乎穆呼哩喜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九月辛卯金進章

宗實錄

夏樞密院使甯子寧率眾二十萬圍鞏州且

來趣兵

甲午王仕信帥師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

統制質俊李實帥師發下城

戊戌安丙命諸將分道

進兵澠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

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

攷異兩朝綱目備要
倫陳力今從宋史

統制田

胃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

所部諸將毋得擅進諸將遲疑不進庚子質俊等克來

遠鎮敗金人于定遠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程

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

攷

兩朝綱目備要
倫丁巳今從宋史

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朔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信遂自復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戊寅程信以宣撫
司令斬王仕信于西和州罷張威官 蒙古主遣達呼
舊作答忽今改報金謂烏庫哩仲端曰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
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
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
時青與叔父全俱爲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
赦降隸軍中爲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
山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赫舍哩約赫德遣人招之青
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盱定淮南以贖

罪金主乃以青爲濟州宣撫使封滕陽公使領本處兵馬而未授以印十一月丁亥朔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檐車寨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提控馬豹等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欲降以保妻子安民及經歷官郝端不從遂遇害
庚戌大風壬子臨安府火著伦郎吳泳上疏曰京城之災京城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于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于火酷莫酷于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于火閭之民困于盜浙之民困于水蜀之民困于兵橫斂之原旣不澄于上苞苴之根又不

絕于下讐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涸之形見矣 蒙古
穆呼哩旣戢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濟南嚴實摯
所部二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穆呼哩承制拜實
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
殺之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穆呼哩
于濟南穆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陳河南岸
穆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眾穆呼
哩遂陷黃陵岡進取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
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元
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燒羊胛以符

之然後行 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
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涉遂以全兵列于楚州之
南渡門移淮陰戰艦于淮安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
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眾心遂散十二月壬申
珪殺裴淵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穆呼哩以珪爲
元帥珪既去漣水之眾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
能卻遂以付全 鎮江副都統翟朝宗攷異兩朝綱目
備要倫翟興宗
今從得璽于金師獻之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時青復自金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金兵固守東平穆
呼哩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汝卽入安輯之勿

苦郡縣以敗事畱蘇嚕克圖

舊倫唆魯忽禿今改

以蒙古兵守之

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薩里臺

舊倫鐵兒塔今改

曰東平破可

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金禮部郎

中穆延呼圖資

舊倫林懋胡魯刺今改

以言事忤旨命集五品以

上官顯責之完顏伯嘉諫曰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

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

拒諫者亡呼圖資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

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爲堯舜乎

攷與金史完顏伯嘉傳繫呼圖資上

書事於興定二年今從本紀倫四年

是歲蒙古主攻西域蒲華城尋思

千城幹脫羅兒城皆克之遼王耶律璫格卒蒙古以

其妻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眾

嘉定十四年

金興定五年蒙古太祖十六年

春正月甲午金尚書省言

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纂集成書以示後世詔可史官以衛王事迹舊無紀載人罕能言之者前左丞賈誼謙嘗事衛王致仕居鄭州遣編修一人就訪之誼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三十餘年禁近能累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爲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

之 乙未地震 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 丁
酉蒙古兵攻天井關 辛丑太白晝見 乙巳金集諸
道兵於蔡州命布薩安貞南伐 二月辛未布薩安貞
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南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南兵
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奪其柵南軍保黃
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
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翌日左右軍會於山顛
守關兵潰進克梅林關拔麻城治舟於團風弗克濟遂
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遣別將攻漢陽軍 丁丑李全
攻金泗州赫舍哩約赫德救之全敗走約赫德進逼渦

口糧盡而還 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
制置司防守江面 三月丙戌朔鄂州副都統扈再興
引兵攻唐州 黃州被圍知州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
以死守丁亥夕兵士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
門而金兵已大至大節自沈于江 庚寅長星見 丙
申金參知政事圖克坦思忠進尚書右丞以太子詹事
布薩毅夫爲參知政事 金主諭宰臣曰今奉御奉職
多不畱心采訪外事聞章宗時近侍人秩滿以所采事
定升降今亦宜預爲攷覈之法以激勸之 己亥金布
薩安貞取蘄州知州李誠之家人皆赴水死然後自殺

官屬亦多死者詔皆褒贈之立廟蘄州 癸丑金人退
師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